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三

歴代田賦之制

元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

是時天下戸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戸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税錢千五百以

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貶憬為盈川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㫖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沙隨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授謂如里正管百丁田萬畝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調以祿君子而養民之意為

多律文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為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凡史臣所記時弊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雖古之賢臣何以加諸雖有不善其振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

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皆在豈雷同默默者耶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閑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於其間也史臣曰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蓋與陸贄之說背馳豈史臣未稽其實邪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轉輸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麥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以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

天寶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

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

十三畝

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得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畝

代宗寳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

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為羣盜縣不能制盜袁晁起浙東攻陷諸郡衆近二十萬經二年李光弼討平之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畝二十通名青苗錢　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

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此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大歷四年勅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稅

若一戸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税其内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内闕者税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税限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合加本戸二等税者依此税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戸准舊例從八等戸税寄住戸從九等戸税比類百姓事從不均宜遞加一等税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者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為兩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戸税餘准九等戸税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税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

不可同百姓例並從九等輸稅

按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為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

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税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租庸調法以人丁為本開元後久不為版籍法度廢弊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

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蠹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議者以為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沙隨程氏曰開元中豪弱相併宇文融修舊法收

羨田以招徠浮户而分業之今炎創以新意而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税而已始與孟子之論悖而史臣詆融而稱炎可謂淺近矣贊稱融取隱户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户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高祖太宗之法廢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業之乎使賢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革時弊去融之不善務為簡易責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税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復

新戶口既增租調自廣此陸贄之論諄復而發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寶盛時戶八百餘萬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者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宜無是理既不復授田雖以見居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楊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逼脅州縣妄增逃羨以為功也炎變法而

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貧富以制賦也融當豕平之時簿書尚可稽考乃不能為熟議緩行之規災當離亂之後版籍既已隳廢故不容不為權時施宜之舉今必優融而劣災則為不當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税錢每緡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悅合縱而叛國用不給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税錢因詔天下皆增之

貞元八年劍南節度使韋臯又增稅十二以增給官吏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

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疋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折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增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名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歷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

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隣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隣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

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

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

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傜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姦敺之避役也今傜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顧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

稅諸道榷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賈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

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税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税效筭緡之末法估資産為差以錢穀定税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税萬錢為絹三疋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税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疋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

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而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復初定兩稅之歲絹布疋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

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逋散所析者不勝重税則又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然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誘以墾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畬蕪矣及至免租年滿復為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税錢長數重困疲羸搥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

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處邀賞而税數加減處懼罪而税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户部若人益阜實税額有餘據户均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見户者殿亦如之民納税以去歲輸數為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闢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户之際視雜産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税如此不督課而人

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促迫蠶事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税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暇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道途

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

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定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
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
無施行者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陛下行兩稅課納有時
貪暴無所容姦二十年閒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
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有稅名
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
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

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為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為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

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考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賔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畧而言之

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畧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食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

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為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牀半牀之制已娶者則一牀未娶者則半牀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

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參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為整辦然取大歷中科徭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税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

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要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茍恍諭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

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隨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

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税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税則無分貧富然所税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畆輸粟四升又每戸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戸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

而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

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戸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

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

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謬令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傜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

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於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

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戸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為孝平元始二年人戸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為桓帝永壽三年戸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郡國志計戸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又盛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

合其戸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戸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戸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戸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只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戸八

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戸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戸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二何也葢兩漢時戸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戸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戸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為不明或稱僑寄或冒勲閥或以三五十戸為一戸苟避科役是以戸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

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姦偽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

畝百四十六步有竒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葢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為弊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葢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

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偽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徼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偽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　陸宣公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

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飾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比雖名言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同均營生也而時運有屯亨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為累者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則以

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為科斂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貞元三年時歲事豐稔上因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　憲宗末年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有助軍及平賊賀禮上尊號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

務姑息賞賜諸軍不可勝紀用不能節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為絹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

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寛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
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
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税上供留
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
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税異不可去錢
時貨輕錢重與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
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裴垍為相奏請天下留
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

莅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方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變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會昌元年勑今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為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如有荒閑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輙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税於一鄉之中先塡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衆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内墾田頃畝

及合徵科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戶斛斗刺史
以下重加懲貶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
近者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却
須雇腳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戶如
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
糾察其所徵兩稅疋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疋段

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疋叚數内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勑條宜委長吏郡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税本繫田土地既屬人税合隨去從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

按兩税不徵粟帛而徵錢吏得為姦以病民穆宗時嘗復舊制徵粟帛矣今復有此令豈又嘗變易

邪計貨徵錢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虛實之異舜文

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復粟帛之

徵則自不能多求於定數之外也

昭宗末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

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絶（詳見國用門）

光啓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黄巢之亂遺民

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

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

麾下纔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壯者敎之戰陣以禦寇盜闤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

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
欺為政寛簡出見田疇美者輙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名
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
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
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
以乏人牛則召隣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
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

禍尤酷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為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賢哉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

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黄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邱園可戀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歛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

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邱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邱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收穀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稅三千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强

容齋洪氏隨筆曰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

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歛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販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並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絹綿

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疋擡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

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邱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靦於偏閏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減收三升城内店宅

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征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令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貫與充本廻圖收市軍裝衣賜其絲永與除放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如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黄以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

空於是辯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遂水旱之災

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戸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戸口秖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

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恱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貞觀至於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斂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則

天下率甚勑本朝徵科唯有兩稅至於折納比不施
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及鹽錢等
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
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按同光三年是為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
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尅剝之
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以危亡之時也然則
琪言雖美詔勑雖再祇虛文耳以此疏叙述歷代

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錄之
明年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節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二年勅率土黎甿並輸王稅逐年生計祇在春時深虞所在之方無知之輩不自增修產業輒便攪擾鄉隣既撓公門須嚴定制自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狀十月務開方許論對準格據理斷割

三年勅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縣村人戶自今年七月

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

長興二年人戶每田畝納農器錢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

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等起徵條流如後

四十七處節候常早大小麥麯麥豌豆五月十五日起

徵八月一日納足正稅疋帛錢鞋地頭榷麴蠶鹽及諸

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河南府華

州耀陜絳鄭孟懷陳齊棣延兖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
襄均房雍許邢洺磁唐隋郢蔡同鄆魏汴潁復鄜宋亳
蒲等州　二十三處節候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
一十六處校晚大小麥䴬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
八月十五日納足正税疋帛錢鞋地頭榷麴蠶鹽及諸
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
滄晉隰慈密青鄧淄萊邠寧慶衍　七處節候尤晚大
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税疋帛錢鞋

地權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并潞澤應威塞軍大同軍振武軍　其月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戸自供通手狀其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狀送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隱欺許令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六月勑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戸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戸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自首者即據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

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諸道上供税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長興九年勑天下州府受納稈草每束約一文足一百束納枸子四莖充積年供使棗鍼一莖充稕塲院其草并柴蒿一束其納絹絁布綾羅每足納錢十二文足絲綿紬線麻皮等每一十兩納耗半兩鞋每量納錢一文

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係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綿納子每一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並無加耗二年勑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别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劉昫命判官鉤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匄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允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

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恚怨之

致堂胡氏曰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訴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民不諭乃有黄紙放白紙催之謡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

賦陰行虐政陽行恵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文獻通考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四至六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獻通考卷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四

歷代田賦之制

晉天福四年勅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戸自量自槩

吴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問倉吏今畜積幾何對

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令復其境内税三年

致堂胡氏曰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隣之交史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理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𣪊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

銖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税則其養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税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别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

吳氏能改齋謾錄曰今所在輸秋苗一斛之外則

別納鹽米三斗亦始於五代史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有定制此事與太宗朝和買絹無異余考東齋記事載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鈔之類名件頗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公為三司使獨以為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

致重複此亦善慮者也

宋咸淳六年江東饒州樂平縣士民白劉子陳恭惟公朝勤恤民隱比年以來寬恩屢下有如郊禋則預放明年之租秋苗則痛除斛面之取快活條貫誠前所無恵至渥也今有五代以來所未蠲之苛政四海之内所未有之暴賦而獨於小邑不得免焉倘不引首一鳴是使民永無蘇醒之期矣竊見五季暴政所興江東西釀酒則有麴引錢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

則有鞋錢入倉庫則有簸錢宋有天下承平百年除苛解饒麴鹽鞋簸之征一切削去獨鹽簸米一項諸路皆無而江東獨有之江東諸郡皆無而饒州獨有之饒州六邑皆無而樂平獨有之照得本州元起催苗額十有八萬此正數也樂平正苗二萬七千五百餘石每石加鹽米四斗簸米二斗八升二合於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納夫所謂正苗者隷之上供籍之綱解顆粒不敢言蠲減者也加鹽簸米者上供

綱解未嘗取諸此徒以利郡縣而已夫均爲王土而使此邑獨受橫斂豈理也哉士民懷此欲陳久矣徒以前此版籍不明苗額失陷政復良額必遭沮格今推排成矣租額登矣正賦之毫髮不遺者民既不敢虧官則加賦之苦樂不均者官稍損以予民宜無不可且此項重斂利歸州郡害在閭閻其於朝廷綱解曾無損益用敢合詞控告欲望特賜指揮行下本州契勘樂平每年輸納鹽蘗米一項詰實供申從朝廷

斟酌蠲減施行

右鹽蔴米為南唐橫賦藝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訖不能建明蠲除繼而運使陳靖言之於祥符間提舉劉誼言之於元豐間蓋南唐正賦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納鹽蔴米其一也在後沿納之賦多從蠲減至中興後内翰洪公敷文魏公又嘗言之則專指鹽蔴米而言而此米獨饒州有之而饒州所徵則

樂平獨重洪魏以鄉寓公知之為詳言之亦懇切
而未有中主其事者遂抑不復行先公丁卯居憂
時與郡士李君士會討究本末戊辰入覲繼登揆
席諷李拉邑之士友請於郡俾郡上其事而久之
未有發喙者先公乃自草白劄子作士民所陳徑
自朝省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豁除
具文塞責蓋此米雖不係上供綱解而州縣經費
所仰故郡難其事先公却回元奏俾從實再申守

知不可拒乃再詣實申上即進呈奉旨蠲除蓋自晉天福時創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云據吳虎臣能改齋謾錄稱今所在有之虎臣此書作於紹興間則知南渡後此賦之未減者非獨饒州而已而洪魏二公則謂獨饒有此當考此宋咸淳年間事通考所載本不及咸淳但欲見此項蠲除之難故述其本末附創法之後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

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致堂胡氏曰百姓輸稅足雀鼠耗蠹倉廩乃有司之責而亦使百姓償之斂稅重矣然稱之曰雀鼠耗尚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償十百千萬有定數矣以八十為百既非定數然出入皆然尚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

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敝將若何章以此佐國用於一時信號為能臣然國所以興而遂亡身所以貴而自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周廣順二年勅約每歲民間所收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税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惟禁賣於鄰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牛皮悉令輸國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

寸𥿄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顯德二年勑應自前及今後有逃户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内本户來歸業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莊園交還一半其承佃户自出力蓋造到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周年後歸業者莊田除本户墳塋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户自來無力佃蒔秖仰交割與歸業户佃蒔其近北諸

州陷番人户來歸業者五周年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内還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還一分此外不在交還之限應有冒佃逃户物業不納租税者其本户歸業之時不計年限並許總認

洪氏容齋隨筆曰國朝當五季衰亂之後隨宜損益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今觀周世宗顯德三年射佃逃田詔勑其㫖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几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

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户子孫以錢買吏而

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三年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税以六月一日起

徵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為定例　又勑舊制織造

絁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

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疋須及

十二兩其絁紬只要夾密停匀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

依舊長四十二尺

洪氏容齋隨筆曰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

輕重頗本於此

顯德四年敕節文諸道州府所管屬縣每年夏稅徵科了畢多是却追縣典上州會末文鈔因兹科配斂掠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州但取倉塲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官典諸道州官管内縣鎮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職員及散從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祗令府望知後承受遞送不得更

差專人若要切公事及軍期不在此限

按五季離亂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其間唐明宗周世宗粗為有志於愛民重農者有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斂皆官吏姦貪之情為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勅丁寧禁切之於倥偬日不暇給之時而能及此可謂仁矣

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

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求適輕重鄉
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
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竚聆集事允屬惟公乃命
左散騎常侍艾頴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時上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
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觀覽遍賜諸道議均
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

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飭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人始知畏

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萊上憫之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

止齋陳氏曰按孔氏闕里誌云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至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又按太平興國中遣左補闕王永太僕寺丞高

象先均福建田稅歲蠲偽閩錢五千三百二十一貫米七萬一千四百百餘石用知周朝均田孔氏抑為編戶本朝至蠲偽閩之斂以數千萬計以其政之寛猛足以卜其受命之長短矣

又命課民種樹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令佐春秋廵視宣州言州境無隙地種蒔慮不應詔旨乃令諸州隨風土廣狹不宜課藝者不須責課太平興國二年又禁伐

桑棗為薪

遣使監輸民租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閻式等坐監輸增羨貶杖常盈倉吏以多入民租棄市

建隆四年詔令逐縣每年造形勢門内戶夏秋税數文帳内頑滑逋欠者須於限内前半月了足係見任文武職官及州縣勢要人戶雍熙四年又詔形勢戶納租於三限前半月足

詔諸州勿得追縣吏會末即周顯德四年所禁

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絲忽錢必成

文絹必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

詔曰自頃兵荒人民流徙州縣未嘗檢覈親隣代輸其租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

乾德四年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羡餘必深務於掊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羡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頒行除官所定正耗外嚴加止絶

大中祥符八年復詔禁諸倉羨餘

開寶三年詔諸州府兩税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

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峽人戸兩税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疋收十文絲綿一兩茶一斤稈草一束各一文頭子錢數始略見於此

謹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權判孫冕等奏天下請
夏秋稅斛斗收倉耗例并夏秋稅斛斗疋帛諸般
物色等收頭子錢遍令檢尋不見元定宣勅又按
後唐天成二年戸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納錢八文
三文倉司喫食補襯長興元年見錢每貫七文秤
草每束一文盤纏其所收與開寶數同則頭子舊
有之至此稍條約之耳康定元年三月三司劉子
除利益梓夔四路外餘路自今頭子錢並令納官

頭子錢盡納官始於此熙寧二年十月提舉河北常平廣惠倉皮公弼請今來給納欲每貫后收五文足諸路依此則給納並收頭子錢始於此政和四年四月湖南轉運司奏應給應係省錢物許每貫后疋兩各收頭子錢五文乞專充補助直達綱之費增收錢始於此自增收之請起宣和六年閏三月發運判官盧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廣福九路應出納錢物每一月交收頭子錢一文充糴本請

康元年罷紹興五年四月總制司狀賦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之間若每貫增頭子錢五文有益於國計專切措置財用所看詳係省錢物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二十三文省一十文作經制起發今相度將雜稅出納每貫收見錢上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縣舊得一十三文省經制一十文省餘入總制窠名十年七月應官司收支錢物量添頭子錢每貫一十文足至紹興十年諸

司錢物不復分別並每貫收四十三文矣乾道元

年十月復添收一十文足至今為定制

八年詔令後民輸稅紬絹不滿疋者許計丈尺納價錢

毋得以三戶五戶聚合成疋送納煩擾

三月詔曰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

存偽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

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

太平興國二年江南西路轉運使上言諸州蠶桑素少

而金價頗低今折税絹估小而傷民金估高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疋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

景德五年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税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端拱元年詔納二税於各路元限外可並加一月限元限見後唐天成年或值閏月其田蠶亦有早晚令有司臨時奏裁納租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

淳化元年詔江南兩浙承偽制重賦流亡田廢者宜令諸州籍頃畝之數均其賦減十分之三以為定制召游民勸其耕種給復五年州縣厚慰撫之

淳化四年詔曰戶口之數悉載於版圖軍國所資咸出於租調近年賦税減耗簿書糾紛州縣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盡出小民固以多辟下吏緣而為姦乃有匿比舍而稱逃亡挾他名而冒耕墾征役不均於苦樂收斂未適於輕重宜示詢求以究情偽令諸路知州通判

限詔到其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恵邺鰥窮窒塞姦
倖及民間未便等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
先時知封邱縣竇玭上言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既壯
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案所棄地除
其租已而匿他舍及冒名佃作頗一切勘責上頗聞
其弊乃賞擢玭俾案察京畿諸縣田租玭專務苛刻
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捜索於鄰里親戚家益造
新籍甚為煩擾凡數月罷之

五年宋亳諸州牛多死官借錢令市牛有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犂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甚賴之

五月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歲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殺耕牛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縱理用牛筋他悉以羊馬筋代之

至道元年除兖州歲課民輸黄蒚刜子芟芟十六萬四千八百圍因令諸道轉運使檢案部内無名配率如此

類者以聞悉蠲之

六月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汙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二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開封府言京畿十四縣自今年二月以前民逃者一萬二百八十五戶訪聞多有坐家申逃及買逃戶桑

土不盡輸稅以本戶挾佃詭名妄破官租及侵耕冒佃近居遥佃妄稱逃戶并以己租妄保於逃籍者詔殿中丞王用和等十四人分行檢覗限一月許其首露不復收所隱之稅詔下歸業者甚衆

二年以陳靖為勸農使

靖時為直史館上言曰謹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能遽獲其利古者強榦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

環三二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臣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官中選才智通明能撫字役衆者為副執事於外皆自京東京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

見民田之利害汙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諂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益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

歸耕如授臣斯任則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
輩誘之耕墾未計賦税許令别置版圖便宜從事耕
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
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
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俾經營並令條制俟至三五
年間生計成立戀家懷土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税以
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
人之宏量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餱糧

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折估納之於倉以成數開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靖此奏甚有理可舉而行之正朕之本意因召對奬諭令條對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驗肥瘠為三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

二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令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州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攜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

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按靖所言與元魏孝文時李安世之策略同皆是官取荒閑無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則做井田立

還授之法而此則有授無還又欲官給牛種等物貸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責其償此所以費多而難行然前乎此有至道元年之詔後乎此咸平二年之詔至道之詔勸誘之詞意懇切咸平之詔閼防之規畫詳明雖不必如靖所言張官置吏計口給田多費官錢而自足以收勸農之效矣

真宗咸平二年詔曰前許民戶請佃荒田未定賦稅如聞抛棄本業一向請射荒田宜令兩京諸路曉示應從

來無田稅者方許請射係官荒土及逺年落業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勑於十分内定稅二分為永額如見在莊田土窄願於側近請射及舊有莊產後來逃移已被別人請佃礙勑無路歸業者亦許請射州縣別置籍抄上逐季聞奏其官中放收要用田土及係帳逃戶莊園有主荒田不得誤有給付如抛本業抱稅東西改易姓名妄求請射者即押歸本貫勘斷請田戶吏長常切安撫不得攪擾

咸平六年廣西轉運使馮璡上言廉橫賓白州民田雖耕墾未甞輸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賦亟命停罷

大中祥符元年詔版籍之廣賦調方興尚慮有司有循舊式資一時之經費俾隣郡以均輸況稼穡之屢登宜庶民之從便宜蠲力役用示朝恩應諸路今年夏稅賦止於本州軍輸又詔河北罷兵其諸州賦稅止於本處送納

詔夏稅諸州軍所納大小麥納外殘欠許以秋色斛斗折納

四年詔諸州所須繁碎物折便以正稅折斛者皆罷

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内出種法令轉運司揭榜示民其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

六年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諸路農器悉免

輸算

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䘏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自景德中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至是始置局案鑄印給之

開寶末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

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

十五畝

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

大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粱穀䵚床粟秫米黃米稻之品四杭米糯米水穀旱稻麥之品七曰小麥大麥青稞麥䵃麥青麥白麥蕎麥黍之品三曰黍蜀黍稻黍穄之品三曰穄秫穄穈穄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綠豆紅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黃豆胡豆落豆元豆蓽豆巢豆雜豆雜子之品九曰脂麻床子稗子黃麻子蘇子苜蓿子菜子荏子草

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六畜之品三曰馬羊猪齒革翎毛之品七曰象牙麂皮鹿皮牛皮狨鵝翎雜翎竹之品四曰筋竹箭簳竹箬葉蘆蔽木之品三曰桑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黃麻冬苧麻草之品五曰紫蘇茭紫草紅花雜草芻之品四曰草稻草穰茭草油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魚油紙之品五曰大灰紙三抄紙芻紙小紙皮紙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雜

物之品十日白膠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篾器苫幕麻剪藍澱草薦至道末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七千餘石錢四百六十五萬六千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疋絁紬二十七萬三千餘疋布二十八萬二千餘疋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芻茭三千餘萬圍蒿二百六十八萬餘圍薪二十八萬餘束炭五十三萬餘秤鵝翎雜翎六十二萬餘莖箭幹八十九萬餘隻黃鐵三十萬餘斤此皆踰十萬之數者他物不復紀天禧末

所收穀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石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一萬餘疋絁紬減九萬二千餘疋絲線減五十萬五千餘兩布增五萬六千餘疋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芻茭減一千一百萬五十餘圍蒿減一百萬餘圍炭減五十萬四千餘秤鵝翎雜翎增一十二萬九千餘莖箭簳增四十七萬餘隻黃鐵增五萬餘斤又鞋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三十九萬七千餘斤鹽五十七萬七千餘石紙十

二萬三千餘幅蘆蓙二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此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視當時所須焉

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

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寛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斂剗革幾盡尺縑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歲凶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偽冒者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丁謂嘗曰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二者有之蓋謂此也

乾興元年十一月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 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於一州之內而任事者以為不便尋廢詳見差役門 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又禁寺觀毋得市田

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司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

時天下生齒日蕃田野多闢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從戶賦之或議以卒屯田或請廢為縣嘉祐中趙尚寛守唐州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或數萬頃詔增秩賜錢留再任

寶元中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

皇祐中作寶岐殿於苑中每歲詔輔臣觀刈穀麥罕復出郊矣

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

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敘治平錄者以為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矣蓋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姑著其可見者如此治平中廢田見於籍者猶四

十八萬餘頃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

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滄州民以為不便詔如舊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居簡吳中復總之繼以命張掞呂公弼乃遣官分行諸路而祕書丞高本在遣

中獨以為不可均已而復罷纔均數郡田而已

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請除之詔可自是州縣有言稅之無名若苛細者所蠲甚衆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所謂雜變之賦也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明道中因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并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為一

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

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疋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皇祐中比景德之數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減者又

不在此蓋不可悉數云

神宗熙寧元年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戸五年内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縣如有客戸不過一二年便為舊戸糾決與之同役以此即又逃竄田土多荒乞仍舊法五年内無差科從之

初趙尚寬高賦為唐州守流民自占者衆凡百畝起税四畝而已税輕而民樂輸境内無曠土至是轉運司以土闢税百畝增至二十畝御史翟思言恐再致

轉從宜戒飾量加以寬民詔從之

唐鄧襄汝州自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乃以所墾新田差為五等輸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復元豐法俄又罷之

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事應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溝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大小酬賞

六年司農寺請立勸民種桑法天下民種桑柘毋得

增賦　先時河東等戶以桑之多寡為高下故植桑者少蠶織益微至和中詔罷之時又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趁令則倣屋粟里布為之罰民以為病既而詔罷之

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辯其色方量畢以地

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戸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甞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之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田帖有戸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

契縣置簿皆以令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為等以期均當勿拘以五七年詔從鄧潤甫之請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各以三年為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各勒甲頭方户同定詔災傷路分權罷司農寺言乞下諸路及開封府界除秋田災傷三分以上

縣權罷外餘俟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言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

元豐元年詔京東東路民訴方田未實其先擇詞訟最多一縣據各等第酌中立稅俟事畢無訟即案以次縣施行

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及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準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

山林者或行或否

七年京東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田訟最多乞擇三五縣先方田詔候豐歲推行

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五年都水使者范子淵奏自大明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植從之先是中書言黃河北

流今已淤斷恩冀下流退皆田土頃畝必多深慮權豪横占及舊地主未歸乞詔河北轉運司候朝廷專差朝臣同司職官同立標識方許受狀定租給授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　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　内民田四百五十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頃六十一畝　官田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

右此元豐閒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按前代混一之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

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餘雖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為邉障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則其故何也按治平會計録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

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未嘗
窮按故莫得其實又按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
者多京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熈寧間相繼開墾然
凡百畝之內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
以為民間苦賦重再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則
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蓋田數之
在官者雖劣於前代而遺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
之澤所以度漢唐歟

二稅熙寧十年見催額五千二百一萬一千二十九貫石疋斤兩領團條角竿

夏稅一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五貫疋等

內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兩　錢三百八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貫　斛斗三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疋帛二百五十四萬一千三百疋

絲綿五百八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一兩　雜色茶

鹽　蜜　麴　麩　麵　椒　黃蠟　黃蘗　甘草

油子　菜子　藍　紙　苧麻　楠木　柴　茆

鐵 地灰 紅花 麻皮 鞋 板 瓦百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二斤兩石角筒秤張塌條檐團束量口

秋税三千五百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四貫疋等 内銀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七兩 錢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二貫 斛斗一千四百四十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疋帛一十三萬一千二十三疋綿五千四百九十五兩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四十四束 雜色茶 鹽 酥 蜜 青鹽 麴 油 椒 漆 蠟 棗 苧麻 柿子 木

板 瓦 麻皮 柴 炭 蒿 茅 茭 草 一百
蒲席 鐵 翎毛 竹 木 蘆蓯 鞋
九十四萬四千三百一斤兩石口根束領莖條竿隻
檐量
開封府界田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頃六十七
畝官田五百一十六頃六十四畝見催額四百五
萬五千八十七貫石疋兩束量 夏稅九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四貫
石疋兩束量 秋稅三百五萬六千一百六十三貫石束斤量兩
京東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八十四頃六十畝官

田八千九百九頃一畝見催額三百萬九百一貫疋兩石束量夏税一百五十五萬五千八百八十貫疋兩石 秋税一百四十四萬五千二十一貫石束量

京西路田二十萬五千六百二十六頃三十八畝官田七千二百八頃八十八畝見催額四百六萬三千八百七十貫石疋兩量角束夏税一百四十四萬九百三十二貫石疋兩量角箇 秋税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八貫石疋束量兩箇

河北路田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六十頃八畝官田九

千五百六頃四十八畝見催額九百一十五萬二千貫石疋兩量斤束端夏稅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三貫石疋兩量斤　秋稅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一百七貫疋石斤束

陝府西路田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八頃三十八畝官田一千八百五頃二十二畝見催額五百八十萬五千一百一十四貫石疋端兩斗量口斤根束夏稅一百一十一萬一百五貫石疋端兩斗量口斤　秋稅四百六十九萬五千九貫石疋端量束斤口根

河東路田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三十畝官田九千四百三十九頃三十畝見催額二百三十七萬二千一百八十七貫石疋量兩斤束夏稅四十萬三千三百九十五貫疋石兩量　秋稅一百九十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二貫石疋量兩斤束

淮南路田九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四頃二十畝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頃一十三畝見催額四百二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貫石疋兩斤秤角量領束夏稅二百五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九貫石疋兩斤秤角量　秋稅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

三十五貫石疋束領量

兩浙路田三十六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五十六畝官田九百六十四頃四十二畝見催額四百七十九萬九千一百二十二貫石疋兩領夏稅二百七十九萬七百六十七貫石疋兩　秋稅二百萬八千三百五十五貫石疋領

江南東路田四十二萬一千六百四頃四十七畝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頃三十一畝見催額三百九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貫石疋兩斤束領夏稅二百

萬四千九百四十七貫石疋兩斤　秋稅一百九十五萬八千二百二十二貫石束疋領斤

江南西路田四十五萬四百六十六頃八十九畝官田一千七百六十四頃五十七畝見催額二百二十二萬六百二十五貫疋石兩斤領　夏稅七十四萬八千七百二十八貫疋石兩斤　秋稅一百四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七貫石斤領

荆湖南路田三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九十六畝官田七千七百七十二頃五十九畝見催額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二貫石疋帶斤束莖

兩夏稅四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四貫石疋兩弗斤秋稅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二百四十八貫石疋斤束莖

荆湖北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一頃二十九畝官田九百三頃七十八畝見催額一百七十五萬六千七十八貫石疋兩張量塌條束斤領竿隻夏稅五十一萬五千二百七貫石疋兩張量塌條斤束秋稅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二百四十八貫石疋莖

福建路田一十一萬九百一十四頃五十三畝官田

五頃三十七畝見催額一百一萬六百五十貫石疋斤夏税一十八萬六千二百九十二貫石疋斤秋税八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貫石

成都路田二十一萬六千六十二頃五十八畝官田六十五頃一十九畝見催額九十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二貫石疋兩張斤擔夏税七萬五千八百貫石疋兩張斤秋税八十五萬九百三十二貫石疋束斤擔

梓州路田為山崖難計頃畝見催額八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七貫石疋兩斤擔束量夏税二十三萬八千九百八十

三貫石疋兩斤擔　秋稅五十九萬三千二百四貫石疋束量斤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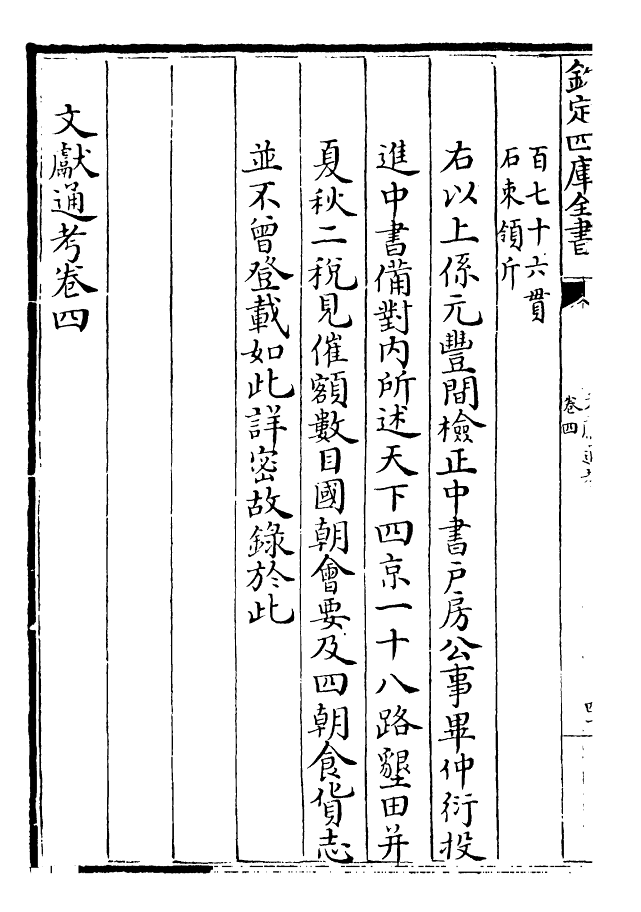
利州路田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一頃五畝官田一千九十九頃八十四畝見催額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六貫石疋兩斤束等夏稅一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四貫石疋兩斤　秋稅四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二貫石疋束斤

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頃九十七畝官田二百二十三畝見催額一十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二貫石疋兩團斤角束夏稅七萬四千二百九貫石疋兩團斤角　秋稅六萬六千八

百七十三貫石疋束

廣南東路田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五頃一十八畝官田二百七十頃七十二畝見催額七十六萬五千七百一十五貫疋斤石夏稅一十三萬五千七百六十四貫疋斤　秋稅六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一貫石

廣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頃五十二畝官田四百二十七頃二十八畝見催額四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石斤束領夏稅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二貫石斤　秋稅三十四萬三千二



百七十六貫

石束領斤

右以上係元豐間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內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墾田并夏秋二稅見催額數目國朝會要及四朝食貨志並不曾登載如此詳密故錄於此

文獻通考卷四